

獨幕劇：麗達·莎的鏡子

人物：

美靜：十七歲，剛考完大學聯考，是個單純愛夢想的小鎮少女。

阿江：二十歲，殺人通緝犯。

戲院經理：五十開外，服完兵役後就在萬寶戲院工作，從打雜小工幹起，忠誠殷實，頗受戲院老闆重視。

警察：二十七歲，警專畢業，嚮往刑警的工作。

麗達·莎：小說中的人物，十九歲的混血女孩。

民國七十五年的盛夏夜晚，在小鎮上的萬寶戲院內，放映廳內一片漆黑，只有「請勿吸煙」的牌子還閃著亮光。舞臺背景即為放映廳的螢幕，電影院有前後左右各四個出口，其中兩個在觀眾席的左、右後方，舞台前方擺著三排椅子代表觀眾席。現在電影螢幕上播放《戀戀風塵》的片段，先是文遠和素雲走在鐵道上，文遠扛著一包米，然後影像快轉到素雲和郵差回娘家被母親斥責的戲，然後影像快轉文遠哭號的空鏡頭，最後是阿公和文遠在農田裡的談話，電影結束，燈光全暗。兩分鐘後，廳內的大燈乍然全亮，這是夜晚十二點，美靜穿著一襲滾蕾絲邊的粉藍無袖洋裝上場，她氣喘吁吁、汗如雨下，從舞臺上的出口進入，東張西望找尋什麼似的。

美靜：在哪裡呢？在哪裡呢？應該是在這裡的？（廳內傳出一聲呻吟聲，美靜並沒聽到，她正焦慮地尋找著。突然，在電影廳的舞台上，發現要找的東西。）
真好啊！我可找到你了。好高興喔！（她邊拿起書檢視邊說，臉部表情由喜轉驚）血！血！（驚嚇貌）

現在美靜注意到有人發出的哀鳴，她馬上蹲下身子，禁不住好奇頭卻轉向發出聲音的地方望去，正好和躲在椅子後頭的一雙眼睛相遇，彼此凝視數秒。

美靜：啊！（因為害怕大叫。）

阿江：啊！（因為疼痛大叫。）

美靜往阿江的方向靠近。

美靜：你是誰？（美靜小心翼翼地打量阿江）你，你不是…？

阿江：（斷斷續續地呻吟）啊！啊…

美靜在阿江面前蹲下，伸手在阿江身旁的醫藥箱中翻找。

美靜：在哪裡呢？在哪裡呢？

阿江：什麼在哪裡？

美靜：碘酒。

阿江：（從救護箱拿出一只棕色的小瓶子）不就是這個嗎？

美靜：（羞澀地笑）啊！正是。真抱歉，我在學校沒有認真學過醫藥急救。

美靜一邊幫阿江的手臂清理傷口，一邊發著抖。

阿江：我在學校也沒有認真學過什麼，更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從十歲起，我就沒再踏進學校了。

美靜：現在我懂了！因為你逃學，所以你成了小偷！今天下午我看到警察用槍打你，還把你抓到警察局去。

阿江：（露出不置可否的笑容）警察局？你在警察局看到我？

美靜：好吧！應該是帶往警察局的方向。

阿江：哈！這原是他們的意圖。（加強語氣）是的，我是個小偷，你不怕我嗎？

美靜：不怕。

阿江：（洩氣狀）這也難怪，我根本不是小偷，你有什麼好怕我的！

美靜：不過，我怕鮮血。

阿江：（頑皮地嘲笑）你看看，就是一副要哭的小可憐樣。

美靜：你真壞。說真的我是想哭，這是我的「怪癖」。每個人都屬於他自己的「怪癖」，聽起來很蠢，卻是無可避免的。我們戲院經理有一次帶著兩本電話

本上飛機，就是每年電信局會出版的很厚重的黃色的…

阿江：知道了！別廢話。

美靜：我們經理要帶電話本上飛機，結果被海關攔下來，他解釋了半天，警察才相信他睡覺一定要墊上那兩本厚厚的電話簿啊！

阿江：哈哈！不過你怕鮮血跟電話簿有什麼關係？

美靜：我只是舉例人人都有屬於他自己的癖好。

阿江：那麼你的「怪癖」呢？

美靜：（臉紅狀）我無法忍受痛，即使是痛在別人身上。如果我看到別人哪裡受傷，我身體上相同的部位也會跟著痛起來。然後，我就會想哭。

阿江：（哈哈大笑起來）真是不可思議，我覺得你挺可笑的。

美靜：別取笑我，你真壞。

阿江不停地大笑，美靜氣極了，忍不住拿起酒精直接倒在他的傷口上，阿江痛得大叫一聲。

阿江：你對我做了什麼好事？如果說我真壞，你也好不到哪裡。

美靜：才怪。至少警察不會追捕我。

阿江：警察追捕我這件事，並不代表我是壞人。看看你真是怪胎一個，一大堆笨蛋想法又一大堆怪癖。

美靜：我不奇怪，只是跟你不一樣罷了。你倒說說看你有什麼怪癖？

阿江：我正常得很，沒有喜歡的也沒有不喜歡的。

美靜：我不相信。你說你不上學，就表示你不喜歡唸書。

阿江：（開玩笑的口吻）夠了，夠了。我不喜歡女人嘮嘮叨叨，這就是我的怪癖。你滿意了嗎？（嚴肅狀）你有完沒完？

美靜自顧自地翻動醫藥箱的藥品。

阿江：你完了沒有？（稍停）還說不是怪胎？剛剛還嘰哩呱啦說個不停，現在我問你話，你卻不回答。

美靜：不是你要我住嘴的嗎？

阿江：我要你住嘴？我剛剛問你有完沒完，不是指你說完了沒，我想要知道你是不是可以用繃帶包紮我的傷口。搞半天，你什麼忙也沒幫。

美靜：誰說我什麼忙也沒幫！我早跟你說我不太懂醫藥。算了，不跟你吵了。告訴我現在我該做什麼。

阿江：我操！先塗軟膏。（美靜拿出了一瓶咳嗽藥）不是，不是這個。（美靜又拿出一管軟膏）這個，對了，就是這個。

美靜笨拙地把軟膏擠壓在傷口上。

阿江：現在，綁上繃帶。不是，不是這樣，操他媽的！剪斷它。

美靜：（順服狀）這樣對嗎？

阿江：對，現在對了。然後用繃帶綁起來，就 OK 了。（看著美靜，嘆了一口氣。）你不是讀了很多書嗎？看吧！沒必要到學校去學習的。學校的老師根本沒教會你什麼，不是這樣嗎？

美靜坐到一張椅子上，一臉茫然。

美靜：（緬靦地笑著）或許你有理。每次考試前我會有跟你一樣的想法。但是，考完試，我才知道，我幾乎一無所知。我需要學習更多，閱讀更多的書。雖然學校的老師沒有教我們許多東西，卻為我們打開了一扇扇通往世界的門。老師就像旅遊指南，而不是一本本教科書。至少透過教學，他們讓我認識文學，這是最喜歡的學習領域。我喜歡閱讀小說。我不需要離開這個小鎮，就幾乎可以認識全世界。

阿江：（坐到美靜旁邊的椅子）我沒有學校的文憑，但是我可是社會大學的一員呢！

美靜：社會大學我聽過。

阿江：不錯嘛！你有聽過。知道在哪裡嗎？（美靜搖搖頭）只要一走上街，你就進了社會大學。學校以外的人生教你更多的東西。

美靜：這個暑假一結束，我就要上大學了，不是你的社會大學，是真的大學。你覺得這是愚蠢的決定嗎？

阿江：我不是跟你唱反調。我必須告訴你，你是用想像在認識世界，我是用我的眼睛和雙腳來認識世界。我在八年內已經跑遍了整個國家的大街小巷。

美靜：你旅遊了八年的時間來認識臺灣？不會吧！臺灣可是個小島啊！

阿江：別耍白痴了。我還要工作。

美靜：你做什麼工作呢？

阿江：我的工作機密。

美靜：警察為什麼向你開槍？

阿江：關你屁事。

美靜：你為什麼又來到這裡？

阿江：我回到這裡因為…你有完沒完啊！（停頓）那你呢？你為什麼來到這裡？我知道你在這裡工作，但是現在也太晚…

美靜：你知道我在這裡工作！你是誰？你認識我？

阿江：別他媽的天真無知了！每個來這裡看電影的人不都得認識你。你不會忘了自己是唯一在票口收門票的人呀！快說，為什麼你又回到戲院來？天這麼黑，夜這麼深，你真他媽的不怕發生什麼意外。

美靜：有什麼意外好發生嗎？

阿江：你好像是剛孵出的小雞。

美靜：(羞赧貌) 我要收拾一下這裡，把醫藥箱收回原位。

阿江：快說，你為什麼回到戲院來？

美靜：(推開阿江的手) 爲了我的書，你看，就是這一本。

阿江：只爲了一本書也值得你三更半夜跑回來。這本書很重要嗎？

美靜：這不是一本普通的書，這是我小姑姑的手稿，裡面有 **Espejo de Lida Sal** 的翻譯。

阿江：(結結巴巴) 斯巴…斯巴…撒是什麼東西啊？

美靜：**Espejo de Lida Sal** 就是〈麗達·莎的鏡子〉

阿江：我還殺人魔的鏡子。

美靜：這是阿斯圖里亞斯的作品。(阿江聳了聳肩)他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耶！是瓜地馬拉人。你也不曉得。算了，這不重要。

阿江拿過書來，翻了幾頁，搖搖頭。

阿江：我操，一點屁用也沒！這書真是太舊了，紙張都發黃了。

美靜：(把書用力搶回來)你是個笨蛋，什麼都不懂。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手抄本。我小姑姑死了，這是她最後的作品。你什麼都不懂。(嚶嚶哭泣了起來)

阿江：難道她是自殺的？

美靜：你怎麼會知道？

阿江：我看到書上的血。

美靜：那是你的血啦！我差點還以爲你是未卜先知。

阿江：她爲什麼自殺？

美靜：說來話長。

阿江：(雙手環抱在胸前)沒關係，我有的是時間。

美靜：我姑姑又聰明又漂亮。她曾經在西班牙唸過好幾年的書，然後從那裡帶回許多精彩的小說。只可惜我們在學校幾乎沒學到什麼這類的文學。我小姑姑說，翻譯西語系國家的小說，只是興趣，她希望能找到共賞西語文學的同好。可惜台灣大部分的學生對文學不感興趣，更別說西班牙語的文學，你知道嗎？出了校門的社會人，是連拿起書本瞧一眼的時間都沒有。不過，她不灰心，因為她對生命充滿了好奇，不斷地發現新鮮事呢！

阿江：這就怪啦！既然她對生命這麼好奇，為什麼還要自殺？

美靜：我媽媽說每個人都有極限，忍耐的極限、體能的極限、愛人的極限，總之她太愛冒險，可是卻沒發現自己的極限，她愛上不該愛的人，她是為愛而死。

阿江：為愛而死？(舞台上漸漸響起〈瓜地馬拉小女孩〉(La niña de Guatemala)的背景音樂。原曲的歌詞是古巴詩人 José Martí 的詩作，這裡僅播放 Oscar Chávez 為之譜的音樂。)

美靜：許多好男孩追求姑姑，她都不理會。第一次愛上的男人，卻是一個不懂得珍惜她的人，她愛得如此肯定，雖然每個人都告訴她，這段愛情是不會有結果的。她卻說：像早春的櫻花，不能因為預見此刻的豔美將會淒涼的凋零，就膽怯了而不願綻放。(阿江感到震驚)當她開始編織婚姻大夢時，那個小她九歲的男人，發誓永遠不放棄她的男人，竟然愛上別的女人，結婚也不讓姑姑知道，還很快生了個兒子。她在日記上寫著：「告訴自己不要再想你了，不願承認這是一個錯誤的嘗試，可是結果確實令人心痛，不明白為什麼有人會說戀愛使人成長。彷彿還沒有嚐到愛情甜美的滋味，就要喝起苦酒。想著交往過程中，我的主體似乎不斷被支解，原來美好的人格優點、工作成就都不足以使我成為一個妻子。因為一些我無法控制的條件，他就嫌棄我。真難以相信二十世紀末的男人，還這麼大男人主義。為什麼男人一會兒強烈地需要女人，一會兒又貶抑女人？我懷疑真有愛情的存在啊！」(音樂聲止)

阿江：呵，當然不存在啊！

美靜：我姑姑恨死了為人妻的傳統條件，像是年紀不可以大過丈夫、越年輕是越

好啦，還有學歷千萬要比丈夫的低，還必須要有生兒子的可能。

阿江：是個兒子也不代表什麼。

美靜：看你這樣子，可能生兒子真不算什麼，但是整個社會還是認為男生比女生重要，只有男生才能傳宗接代。我姑姑深受其害，即使她認為婚姻的首要條件是能夠分享生命的經驗。(美靜開始哽咽)憤怒和苦惱讓她從陽台一躍而出，跳離了這個不愛她的世界。我媽說她自掘墳墓，我爸說她太單純，完全像是理想主義的革命青年。她死的時候才三十三歲，還像朵豐盈的牡丹花呢！

阿江：女人都是弱者。

美靜哭了。阿江把她擁入懷中，親吻她。

美靜：你在做什麼？

阿江又親了美靜一次。

美靜：放開我，放開我！

美靜試著掙脫阿江的雙手，重重地往阿江的傷口猛搥一拳。

阿江：(鬆手)啊！妳又傷我了！

美靜：才不，是你傷了我。你沒有權利吻我，你不知道吻是愛情的靈魂嗎？

阿江：少來這一套！吻是愛情的靈魂？難道我不能因為喜歡妳而吻妳嗎？

美靜：我不認識你。

阿江：我是，我認識妳。

美靜：那麼，我的名字是什麼？

阿江：小傻蛋。

美靜：(噗哧一笑)小傻蛋？你指的是什麼呀？

阿江：(滿臉通紅)給妳起的名字。

美靜：我有父母給我起的名字。你不知道我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你的名字。而名字是最基本的個人資料。

阿江：(喃喃自語)我不在乎，妳是我的小傻蛋。

美靜：我不喜歡你。

阿江：我覺得妳喜歡我。

美靜：這是我的初吻。你這個惡魔，奪走了我的初吻。

阿江：我也給了妳我的初吻。

美靜：你說什麼？

外面傳來開關門的聲音和腳步聲。

阿江：我什麼都沒說。我走了。

美靜：你要走！

阿江：是的！時候到了。(正要離開)

美靜：等一下！

阿江：幹嘛？

美靜：我不相信你。(遲疑)你的初吻嗎？

阿江：爲什麼不是？

美靜：你有一個神秘的工作、一個躲避警察的逃亡、一個四處旅行的人生。你應該有一個太太，或是一些情人。

阿江：(一笑)真他媽的，妳腦筋轉得還真快，可以找份 007 的工作了。

美靜：看吧？我說得有道理。

阿江：妳是個判斷錯誤的 007。我不是生來玩弄女孩子的。跟女孩子講話我發現沒什麼樂趣。我就是這樣過日子的。

美靜：爲什麼？

阿江：說來話長。

美靜：(雙手環抱在胸前)沒關係，我有的是時間。

外面傳來開關門的聲音和腳步聲。

阿江：(正要離開)但是我沒有。

美靜：等一下，你又爲什麼要給我你的初吻呢？

阿江離開。美靜拿起書本，試著要清除血漬。阿江再度進來，神色驚惶。美靜還來不及開口，阿江就用左手摀住了她的口，帶她躲起來，他們躲在戲院舞台上的布幕，實際上，布幕隔出了舞台三分之一的空間，觀眾戲院舞台和布幕後面都正向觀眾席。警察和戲院經理走了進來，一個座位一個座位地檢查。

戲院經理：(向著台下觀眾)沒有半個人。(自言自語)唉！這幾年錄影帶出現，白天的場次也常常沒有半個人。

警察：但是燈是開著的？

戲院經理：我們搜遍所有的地方，售票亭和辦公室連個鬼影子都沒有。這裡我們也別想找到什麼。

藏在布幕後面的阿江因為喜歡美靜忍不住摟她，美靜不耐地推開他。

警察：真奇怪！燈明明是亮著的。誰在戲院關門後負責關燈的？

戲院經理：(皺起眉頭)一般都是清潔工要做的事，那位老先生很負責的。(停頓了一下)啊！有了！那位收票的女孩。

警察：您說的是那位名叫美靜的女孩嗎？

戲院經理：對，我說的女孩就是--美靜，但是…，您怎麼知道她的名字？我向來都稱她為陳小姐。

聽到自己的名字時，美靜突然緊張了起來，這時阿江用手摟著美靜的肩膀，安撫她。

警察：(輕聲說)不關您的事。(改變音調)嗯，身為一名警察，我必須無所不知。告訴我，那個美…陳小姐發生了什麼事？

戲院經理：她是個好女孩，很有同情心。雖然我不記得她的全名，但是她真是個好女孩。或許我應該先問問她的名字…

警察：算了，算了，我問你一個重要的問題，你知道我來這裡不只是因為燈亮著，還是為了今天下午我們捉到的殺人犯給逃跑了。

美靜撥開阿江放在她肩上的手，眼睛瞪視阿江，嘴巴無聲地覆誦「殺-人-犯」

戲院經理：您懷疑他會回到戲院來嗎？

警察：沒錯！根據犯罪心理學的研究，罪犯常常會重回犯罪地點。我還要補充一點，他們也會在被逮捕的地方重新出現。

戲院經理：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阿江搖了搖頭，露出睥睨他們的笑容。

警察：講到安全，我最擔心的是，這裡有可能會發生另一樁犯罪案件。快告訴我，陳小姐發生了什麼事？

戲院經理：(發抖)是這樣的，今天，那個清潔工，就是一位過氣的敗家子，這間戲院在日本時代還是他家的產業呢！他在每個晚上終場電影結束時，負責打掃電影院內部。我們請他是因為他現在身無分文，他現在身無分文是因為他被老婆和孩子遺棄了。或者應該說他遺棄了孩子和老婆。

警察：說話要實憑實據，誰遺棄誰，要明確敘述，你這樣在法庭上是要吃大虧的。

戲院經理：你憑什麼抓我？

警察：你不快點把事情講清楚，我就告你妨礙辦案。

戲院經理：你知道我們的清潔工，我們都叫他老劉，爲什麼被老婆和孩子遺棄嗎？或者應該說他爲什麼遺棄孩子和老婆呢？（警察四處張望，顯然沒有注意到他的問題，經理仍自顧自地說下去。）老劉在兒子的婚禮上，看上了親家母，就是兒媳婦的老媽，婚禮結束後，他就把親家母拐跑了。兩個人在小鎮上同居起來，老劉的太太是每天以淚洗臉，情人的丈夫，就是親家公則是氣得中風，兒子和媳婦決定不認他們這兩個愛情叛徒，把在鎮上的祖產賣一賣，全家不知道搬到哪裡去了。

警察：你可以縮短你的敘述嗎？最重要的是——相關事件。

戲院經理：我知道，我知道。但是相關事件是因爲人物而產生的，如果您對相關事件有興趣，就必須對所有的人物有基本的概念。不是嗎？別打斷我，不然我不知道我正講到那個點上面去了。那麼，咦，我剛剛說了什麼？

正當戲院經理在解釋的時候，警察正環顧四周。剎時戲院經理發現了美靜和阿江！阿江拿起一把刀架在美靜的脖子上，美靜示意要戲院經理不動聲色。

警察：清潔工。

戲院經理：沒錯，就是，清潔工。清潔工今天生了重病。陳小姐明白如果清潔工一天沒做事，老闆娘就有藉口趕他走，他那個情人，就是兒媳婦的老媽身體不好，兩個老人家徒四壁，如果沒了工作，還真不知道怎麼活下去呢！

警察：我很同情你們的人事異動，但是我現在是在值勤務，浪費我的時間就是浪費國家的錢，就是對不起全國的納稅義務人，請講重點。

戲院經理：好吧！我就說結論，因爲老劉，就是清潔工生病，所以陳小姐今天就主動代班，打掃戲院內部。（滿意地朝警察看一眼）陳小姐畢竟是屬於新世代，現在的年輕人做事都不完全，總要留下什麼讓別人幫他們收尾。很明顯地，陳小姐忘了關燈。時下的年輕人不瞭解人生是艱苦的。

戲院經理好似在對美靜說話，他搖了搖頭嘆息，美靜回她一個感謝的手勢。阿江

將刀子放下來。

警察：我覺得人生是艱苦的和陳小姐忘了關燈根本是兩碼子事。(轉頭朝向美靜和阿江的藏身處，戲院經理慌忙帶他轉向另一個方向。美靜和阿江開始緊張。)請別模糊焦點!(身子又再轉回去)

戲院經理：(改變站立的位置好遮住警察的視線)對，對，對.....根本是兩碼子事。

警察：陳小姐忘了關燈，並不代表她就像其他的年輕人一樣缺乏責任感。問題是您不該讓她，一個才 17 歲的女孩，負責如此沈重的工作。如果我是經理，絕不會讓她做粗重的工作。如果我是經理，我會代替她做。

美靜笑著點頭，阿江則是生氣地搖頭。

戲院經理：(領首)是，是，我同意。如果我是警察，我沒辦法像您一樣知道這麼多，也做不了這麼多。您怎麼知道這個女孩的年齡？人家說年齡是女人的秘密。您怎麼知道這個女孩的年齡？

警察：(斜眼睥睨)我擔心的是那女孩的安危。而您，像個老花痴，女人的年齡關您什麼事？

戲院經理：不、不，不關我的事。但是，我是擔心這位殺人犯會不會傷害她。

警察：這位殺人犯？您留意到什麼反常的事嗎？

戲院經理遠望著美靜和阿江，阿江又把刀子架在美靜的脖子上，美靜向戲院經理做「安靜」的手勢。

戲院經理：沒有，沒有，我並不認識什麼殺人犯。我只是就您的說法作個推測罷了。

警察：我們可以質疑，但是不能對不確定的事妄下斷語。那個小子是個危險人物，雖然才 20 歲，已經在「木聯幫」犯罪集團擔任重要幹部。那女孩太過單純，如果在這裡碰到殺人犯，不用懷疑，那就會像羊入虎口一樣。

阿江試圖像隻老虎般親吻美靜，美靜將他推開，比了個動作就像頭憤怒的獅子。

戲院經理：您真像是電影 007 裡的密探。現在該如何去救這可憐的女孩呢？

警察：(不耐煩)我講的都只是萬一……您當真希望陳小姐發生什麼不幸啊？

戲院經理：不，不希望。但是，您真的是警界的楷模，非常關心人民。

警察：(開心貌)那裡，那裡，職責所在。今天下午我還跟陳小姐閒聊了 4 個鐘頭，印象非常深刻。哈，真奇怪！

戲院經理：一點都不奇怪！那叫做愛情。

警察：別想太多！老伙伴！這裡既然什麼也沒發生，我們走吧。(向出口方向輕推戲院經理)

戲院經理：好吧，好吧，我們走！(轉身)說真的，以我 50 年的人生經驗，我保證您絕對有本事追到您感興趣的女孩。

警察：(苦笑)別尋我開心了！我才剛和女朋友分手，因為她愛上他們公司的同事，一個大他十歲的男人，老年吃嫩草。(戲院經理露出尷尬的表情)我們不要再聊女人的事，我需要時間療傷止痛。快走吧！我必須回警察局一趟。

戲院經理關了燈，尾隨警察離開。美靜和阿江跟著從躲藏的布簾後面出來。

美靜：(大力吸了一口氣)我需要呼吸新鮮的空氣！(她只開了一排電燈)

阿江：(走到台前)怎麼，你度過了一段快樂時光啊？

美靜：你說什麼？跟你？在一片黑暗中？

阿江：我希望能跟我，雖然我指的是另外一個時間，你跟另外一個男人。

美靜：跟你？當然不快樂！跟另一個男人？我認為是你在作夢。(越說越氣)

阿江：大小姐喔！妳的脾氣真得很鳥！

美靜：我怎麼會有不鳥的脾氣？你剛剛都在利用我，還想用刀子殺我。

阿江：我不想殺妳，不過倒是想殺了那個王八蛋警察。

美靜：無所謂啦！我剛剛聽到了，你是一個殺人犯。

阿江：有原則的殺手。(停頓)別逃避我的問題。

美靜：什麼問題？

阿江：妳今天下午是不是很开心？

美靜：我不想回答沒有意義的提問。

阿江：可以，我去殺了那個王八蛋警察。

美靜：人類是沒有權利決定死亡，就如同沒有權利決定出生。更別說去結束別人的性命。

阿江：出生就是為了死亡。每個人可以選擇死亡的方式，我只不過去幫助那些值得一死的人。

美靜：我一點都不喜歡你的哲學，真令我反胃。

阿江：我懂，因為妳喜歡那個狗娘養的警察的哲學。

美靜：拜託，請別羞辱那位警察。我和他一點瓜葛也沒有。現在我誰都不喜歡。懂了嗎？(正經八百)

阿江：他對你有好感。

美靜：我很高興，雖然只是你的猜測。

阿江：不是我的猜測，誰都看得出來。妳沒聽到戲院經理剛剛說了什麼嗎？(美靜搖搖頭)「那叫做愛情」。

美靜：如果那叫做愛情，那就是不可能的愛情，因為我不喜歡他。

阿江：躲在暗處時，我感覺到你的心臟在跳動…非常強烈。

美靜：(否認自己的感情)那是因為你…。算了，沒事。如果心臟不跳了，我不就會死去嘛！

阿江：妳不喜歡他嗎？

美靜：閉嘴！你不瞭解我，我不是那種對任何男生一見鍾情的人。雖然他是個美男子…

阿江：(怒火中燒)…美男子？美男子？還不如說他是個色男人。

美靜：(幾乎要哭出來)好吧，你繼續胡言亂語，繼續天馬行空，這下我明白了社會大學都教了你什麼。

阿江：妳也不瞭解我。妳對我的生活狗屁不知。

美靜：狗屁不如，一無所知。

阿江：別糾正我的國語，你以為混幫派的都沒知識嗎？我每天都有看李豔秋的《每日一句》。妳根本不瞭解。

美靜：誰說的。我也有看啊！從第一集播出，我就是忠實觀眾，那時我剛念國中。節目一開始是《陽明春曉》的音樂，然後李豔秋會說(學電視的口吻)：「每日一字的觀眾您好，今天要給您介紹的是一個」…。

阿江：夠了。我說的是妳根本不瞭解我。

美靜：誰說我不瞭解？現在我更瞭解你了，你的年齡和你的職業。

阿江：都是什麼呢？

美靜：你今年 20 歲，來自「木聯幫」犯罪集團，是個殺人犯，沒有情人。

阿江：很好，妳已經認識我了，而且我們也不是第一次見面。

美靜：你想要說什麼？

阿江：愛我吧！

美靜：(臉紅)不可以，你的身世對我來說還是一團神秘。

阿江：一點都不神秘，我小時候跟其它人一樣正常到不行，青春期是複雜到妳無法想像。我的現在，就在這裡，跟妳一起。

美靜：講話太耗費你的體力，還是怎麼樣？有講不等於沒講。請告訴我，為什麼你是個沒有情人的殺人犯？

阿江：妳願意當一個殺人犯的情人嗎？

美靜：(害羞)我可不會去愛一個不跟我說他的故事的人。

阿江：哈哈！我可不會跟一個不愛我的人說我的故事。

美靜：好啦，好啦，你贏了，告訴我吧！

阿江：(心喜)我就知道妳跟別的女生不一樣。

美靜：請別轉換成羅曼蒂克的語氣！我覺得好怪。

阿江：我說妳不一樣，是因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把我拋棄了，可是妳沒有。

美靜：那個女人是誰呢？

阿江：就是他媽的我娘。

美靜：(瞪大眼睛)請別羞辱你的母親！

阿江：妳要不要我繼續說下去？(美靜點頭稱是，靜默不語。)我媽在我3歲的時候，跟別的男人跑了。我老爸是個被國民黨騙來台灣的老兵，他總說他老爸在海南島還是個縣長哩！因為他過去是家裡的小少爺，不懂得謀生之道，在軍隊中一直是個被操的小兵，從小兵到老兵，一無所成，後來，勉強用三百元的聘金娶了我老媽，我老媽原來就有一個相好，她是被她老媽硬逼著嫁給我老頭，還真是老頭，他們相差三十歲，我老媽受不了跟我老爸過日子，就跟她的舊情人不知道跑到那個海角逍遙去了。我老爸，傻老頭一個，因為太想念我媽，哀傷過度，5年後也蹺辮子了。

美靜：他不是蠢蛋，他是忠貞的男人。

阿江：不要打斷我！(美靜露出安靜的表情)2年後，那個他媽的我娘跟她的奸夫

竟然在我老頭的忌日出現。他們把我帶走，只是爲了要奪得我老頭僅存的一點財產。她從沒好好照顧過我，有時候我還整整一個禮拜都吃泡麵。當她花光了我那可憐老爸的錢之後，她再次拋棄我。我不要第三次的拋棄，所以我不接近任何女人。我記得很清楚那個他媽的早上，我，一個才 10 歲的孩子，走在街上，身上沒有半毛錢，路上沒有認識半個人。我在垃圾堆裡找食物。(美靜也流下淚來)一個禮拜後，一個無賴給了我東西吃，我想我遇到了好人，平靜的日子不超過 2 天，第二天晚上他就企圖砍斷我的手臂。

美靜：(驚懼狀)他爲什麼要殺你？

阿江：他並不是真得想殺我，而是要讓我變成一個乞丐。我逃脫了，並且下定決心要成爲一個強悍的男人。

美靜：我聽過關於乞丐的傳聞，真想不到會是真的。我的小小可憐呀！

阿江：妳別安慰我了！我已經不是過去那個可憐蟲了。

美靜：我一點都不懷疑，後來你又發生什麼事？

阿江：惡魔助我也，我加入了一個相當有紀律的組織，他們帶領我重新認識這個世界。

美靜：「木聯幫」犯罪集團嗎？

阿江：你愛怎麼叫就怎麼叫！我的工作可以讓我一夜賺取 10 萬塊台幣，也可以一夜花掉 10 萬塊台幣。這是苦差事，但是很有挑戰性。

美靜：你指的是殺人嗎？

阿江：那只是其中一部份。

美靜：你殺過哪些人？

阿江：不記得了，殺過誰不重要，重要的是麻煩都解決了。

美靜：或許你的工作很有意思，即便如此，你畢竟是個殺人犯。(放聲大哭)

麗達·莎穿著一身瓜地馬拉卡門聖女日的慶祝活動「聖女護衛」裝，悄悄走了進來。

阿江：(轉向美靜)妳哭了？

美靜：我是悲傷，不是哭。

(靜默)

阿江：我明白你不想要成為殺人犯的情人。

美靜：你不明白，我是為你哭泣。

阿江：(嘆了一口氣)我是野地的雜草，妳是溫室的花朵。

當阿江要伸手擁抱美靜的時候，麗達·莎走近美靜身旁。〈瓜地馬拉的女孩〉歌曲聲響起。

莎麗塔：我的女孩，不要哭泣！

美靜：別說了！你不瞭解我，你不瞭解我！

阿江：(看著麗達·莎)女人，妳來這裡做什麼？

美靜：(停止哭泣，抬起頭來)這個身影好熟悉。我在哪裡見過？是在夢裡嗎？(喃喃自語)

麗達·莎：妳當然認識我。

阿江：哪裡正在舉行化妝舞會呢？(沒人理會他)

美靜：(與阿江說話同時)妳是麗達·莎嗎？

麗達·莎：完全正確。

阿江：我從來沒在任何宴會見過這種服裝，妳從哪來的？

美靜：你不記得了！她就是麗達·莎啊！

阿江：麗達·莎？不是外國人的名字嗎？

美靜：是啊，她就是故事裡的主角。(把書拿給他看)她在這裡。

阿江：妳是怎麼從那裡到這裡？(手先指著書，再指向麗達·莎)

麗達·莎：(一笑)這裡或那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跟你們在一起。

美靜：我同意。真開心！嗯…也沒有那麼開心。

麗達·莎：不要太悲觀！妳記得嗎？那位幫助我獲得神奇衣裳的盲者貝尼多，爲我想要擁有幸福的婚姻提供了一線生機。

美靜：我記得。妳的愛情不是爲了利益，也不是爲了性。

麗達·莎：對，沒錯。當我見到親愛的小菲力比，我就變得不像是原來的我，只能唉聲嘆氣。

阿江：(小聲說)跟我的感覺一模一樣。

美靜：妳愛上他了。

麗達·莎：可是他連回頭看我一眼都沒有。

阿江：加油！

美靜：(同時)加油！

麗達·莎：你們瞧！(迴旋繞一圈)我身上穿的可是「聖女護衛」裝。

阿江：它有什麼作用呢？

麗達·莎：「聖女護衛」裝有神奇的魔法。

美靜：如果妳穿著被聖女護衛穿過的聖女護衛裝睡覺，擔任護衛的男孩就會愛上妳，娶妳爲妻。

阿江：太誇張了！

麗達·莎：像我這樣一個可憐的洗碗女工，這是獲得愛情唯一的出路。

阿江：妳結婚了嗎？

麗達·莎：(臉色一片黯淡)沒有。

美靜：魔法有它的組成法則。

阿江：什麼？

美靜：一面鏡子。

阿江：的確，女人的最愛。

美靜：那面鏡子不是用來辨美醜的，而是因為它是魔法的一部份。

阿江：哈，找面鏡子還不簡單。

麗達·莎：不幸的是我太窮了，連一面鏡子也沒有。

阿江：所以妳沒結成婚？

美靜：有湖。

阿江：什麼？

戲院經理走了進來，由於他看不見麗達·莎，當他聽到他們的對話時，露出莫名其妙的表情。

麗達·莎：這是個好主意。那天正是清洗平底鍋和大燒鍋，洗得最辛苦的一天。皎潔的月光，使人難以相信這是夜晚。我來到湖邊，靠近了一棵睡著在哭泣的樹。

阿江：睡著在哭泣的樹？

美靜：(傷心狀)同一棵睡著在哭泣的樹照鏡子，是不祥的預兆。

麗達·莎：我試著到湖濱另一頭，並未看見全身，於是登上巨石，爲了看得更清楚，一步留神，失足滑向石頭另一端。(摔倒在地)

阿江：怎麼了？

美靜：她的身子撞上了影子，一瞬間，沒有了影子也沒有了身子。

阿江：(嘆了一口氣)溺斃了！

戲院經理：(面向阿江)你給我滾出去。

阿江：(望著麗達·莎)這不公平。

戲院經理：你別抱怨了！我救過你的命一次。很公平的。

麗達·莎：這是不可能的愛情。(準備離去)

阿江：又是一個不可能的愛情。

美靜：妳不要走！

戲院經理：妳別傻了！他可是殺人犯。

阿江：(面向經理)你來這裡做什麼？

美靜：經理？

戲院經理：什麼跟什麼？我已經站在這裡好幾分鐘了。(猛推阿江)你給我出去！

美靜：你要走？

阿江：我會回來找妳。等我！

戲院經理：永遠不要回來！

美靜：你不要走！

阿江走了，戲院經理攔住美靜。美靜回頭取了書本，把書本抱在懷裡哭了起來。
〈瓜地馬拉的女孩〉歌曲的音樂漸清晰，這時舞台光線漸暗又漸亮，這時舞台中央站著穿著聖女護衛裝的麗達·莎用西班牙語開始輕輕唱著〈瓜地馬拉的女孩〉，電影螢幕出現兩名扮演美靜和阿江的芭蕾舞者，隨著歌曲的節奏他們舞著，最後猶如垂死的天鵝定格。舞台燈光漸暗，音樂繼續。原先哭倒在舞台右側的美靜，從懷中取出書本慢慢打開書本，她用中文唱和著麗達·莎吟誦的詩句。

麗達·莎： Quiero, a la sombra de un ala, contar este cuento en flor: La niña de Guatemala, La que se murió de amor. Eran de lirios los ramos, y las orlas de reseda, y de jazmín: la enterramos. En una caja de seda. ...Ella dio al desmemoriado Una almohadilla de olor: El volvió, volvió casado: Ella se murió de amor.

美靜：我愛，翅膀的影子，用花的語言說這個故事。瓜地馬拉的女孩，為愛而死的女孩。用百合的枝椏、木樨花和茉莉花編成的花框，埋葬她，裝在絲絨的棺木。她給了負心漢，一個清香的抱枕。他回來，回來，卻已婚了。她為愛而死。

麗達·莎： Iban cargándola en andas Obispos y embajadores: Detrás iba el pueblo en tandas, Todo cargado de flores. ...Ella, por volverlo a ver, Salió a verlo al mirador: El volvió con su mujer: Ella se murió de amor. Como de bronce candente Al beso de despedida Era su frente ¡la frente Que más he amado en mi vida!

美靜：（翻書頁）……她為了再看他一眼，登上了觀景台，他同妻子回來了。她為愛而死。

麗達·莎： ...Se entró de tarde en el río, La sacó muerta el doctor: Dicen que murió de frío: Yo sé que murió de amor. Allí, en la bóveda helada, La pusieron en dos bancos: Besé su mano afilada, Besé sus zapatos blancos. Callado, al oscurecer, Me llamó el enterrador: ¡Nunca más he vuelto a ver A la que murió de amor!

美靜：（翻書頁）……醫生在午後進入河中，找到了屍體，他們說她是冷死的，我知道她是為愛而死。寒冰似的圓屋頂下，他們將她放在兩張長凳上。我親吻她削瘦的小手，親吻她雪白的鞋。沈默，天色漸暗，掘墓人叫喚我。我再也看不到，為愛而死的她！（舞台上突然寂靜無聲，麗達·莎在美靜朗詩時，慢慢步下舞台，美靜則慢慢站起身來，走到台中央。）我再也看不到，為愛而死的她！（無奈望天片刻）難道這是不祥的預兆？（戲院經

理從美靜的身後走出來。)

戲院經理：簡簡單單的過日子，就是幸福。

美靜：經理，這些愛情（指了指書）都這樣悲慘，為什麼我同學還說：「高中畢業了，要好好談一場戀愛」呢？

戲院經理：你們就是書念太多，想太多了。

美靜：（驚訝貌）難道你沒有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

戲院經理：愛情故事人人都有，但不必都刻骨銘心。又不是寫小說、拍電影，陳小姐，你也太大驚小怪了。

美靜：可是你對警察先生說：「那就是愛情。」我以為你是愛情專家呢？

戲院經理：（滿臉不自在）嗯，這個嘛！愛情…愛情…唉！我唯一的戀愛經驗就是跟我家那個母老虎，她是我們家的鄰居，我們從小就認識…

美靜：青梅竹馬。

戲院經理：差不多，就像是我們電影院現在正放映的《戀戀風塵》那樣，林文遠總是幫江素雲揸米回家，我也常幫我鄰居挑水，因為她們家裡沒有抽水馬達，她每次都到我家裝水，…

美靜：後來，就發生兵變了。

戲院經理：那是電影，我們都是平凡人，只有平凡的故事。

美靜：可是我看過資料，那是編劇吳念真的初戀，真實的故事。

戲院經理：看你傻傻的，書還真讀得多，難怪考得上大學。反正，我看上鄰居女孩肯吃苦耐勞，她看上在我家不用挑水，這…這還真矛盾，呵！總之，我們就結婚了。結婚後，我在戲院努力工作，她就在家裡努力生小孩。日子就在洗尿布、餵小孩、洗尿布、餵小孩中度過，這就是平凡人的愛情。

美靜：聽你講話，跟聽我爸爸說話差不多，真的有點無…不是很有趣啦。

戲院經理：你是要說無聊嗎？說真的，以我 50 年的人生經驗，我保證你絕對不想要有什麼刻骨銘心的愛情。

美靜：可是我開始有種心痛的感覺。

戲院經理：妳別傻了！他可是殺人犯。

美靜：他會再回來嗎？

戲院經理：他最好別回來。

美靜：他會死嗎？

戲院經理：他最好別活著。

美靜：我要回去了。

戲院經理：是該走了。

美靜：經理，您先走，我關門。

戲院經理：這怎麼可以，如果殺人犯又回來了，你會有危險。如果警察又回來了，我會挨罵。

美靜：正好，如果殺人犯又回來，我會問他：「你作了什麼好事？」如果警察又回來，我會問他：「他作了什麼壞事？」

戲院經理：陳小姐，妳以為自己是 007 嗎？少管閒事。我得回家了，剛剛一接到警察局電話，我就匆忙過了，再不回去，老婆還以為白色恐怖又來了。

美靜：什麼白色恐怖？

戲院經理：白色恐怖就是：我沒說，妳偏要說我說了，我說了，妳又要說我說謊。如果妳不懂，就當我沒說。

美靜：你是沒說呀！（走到椅子旁坐下）

戲院經理：別坐下啊！我要關燈鎖門了。

美靜：經理，您快回家吧！我還想等等看。

戲院經理：唉！（搖搖頭，也坐下。默默地環視四周。）人生就像這間戲院，不管演過多少精彩的故事，也終有結束的一天。

美靜：戲院要結束營業了？鎮上的人以後要到哪裡看電影呢？

戲院經理：鎮上已經開了三、四家錄影帶店，只要家裡買台錄影機，哪裡還須要到電影院看電影呢！想想當年上映《梁山泊與祝英台》的時候，每天這個場子都是黑壓壓的人。

美靜：我記得前兩年重播的時候，好多鄉下的村民都包車來這裡看，我同學的媽還連看了好幾場。

戲院經理：都是老戲迷來捧場。要找回觀眾，只有過年時，成龍的電影，還有，上回我們請豬歌亮來這裡作歌舞秀，也是爆滿三天，好幾台遊覽車從林邊、水底寮、楓港開來。

美靜：也只能熱鬧三天。

戲院經理：沒錯，這就是人生。下午我們這裡來了幾個警察埋伏，原來是要抓殺人犯的，抓了半天，卻讓妳在半夜遇到，或者說讓他在半夜遇到你。妳遇到他算倒楣，他遇到你算幸運，他是要和妳談一個小戀愛還是要殺人，誰知道？本來妳也只是暑假來這裡打工，我們這裡平常也很單純，可是就在妳打工的三個月中的今天，妳卻遇到要跟妳談戀愛的人，或是要殺妳的人，老闆常說電影要有高潮，才有人看，就當成今天是你人生中的一個小高潮。說真的，以我 50 年的人生經驗，有大半時間都在這戲院渡過，我看過太多電影裡面的人生，特別是裡面的愛情故事，像是十多年前我們戲院放映的《白屋之戀》裡面那個鄧光榮和甄珍，男的帥、女的美，可是也愛的淒慘落魄…

女聲(O.S.)：阿發，有在裡面沒？

戲院經理：（匆忙起身）我家那隻找來了。（走到門口，停頓一下，又回過身）簡簡單單過日子，就是幸福。（離去）

女聲(O.S.)：你夭壽喔，害我驚得要死…（聲音漸小）

美靜：簡單單過日子，就是幸福。（翻開書頁）像早春的櫻花，不能因為預見此刻的豔美將會淒涼的凋零，就膽怯了而不願綻放。

警察突然出現，手上拿著槍，往室內走入。

警察：不要動。（美靜嚇得把書掉在地上，慢慢轉身看向警察）你，你不是…？

美靜：我的書。（慌忙彎身撿起書來。）

警察：妳為什麼回到戲院？或者，妳從沒有離開？（拿著槍，緊張地四處搜索）

美靜：爲了我的書，你看，就是這一本。

警察：只爲了一本書也值得你三更半夜跑回來。這本書很重要嗎？

美靜：這不是一本普通的書，這是我小姑的手稿，裡面有 *Espejo de Lida Sal* 的翻譯。（突然停下來，像是等對方提問，警察露出不解的表情。）*Espejo de Lida Sal* 就是〈麗達·莎的鏡子〉

警察：聽起來很有趣，是個童話故事？

美靜：這是阿斯圖里亞斯的作品。（警察聳了聳肩）他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耶！是瓜地馬拉人。你也不曉得。算了，這不重要。

警察拿過書來，翻了幾頁，點點頭。

警察：這書真是太舊了，紙張都發黃了。是該當古董好好保存。

美靜：（慢慢把書拿回來）你是個好人，可惜什麼都不懂。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手抄本。（嚶嚶哭泣了起來）

警察：難道是一件血案的線索？

美靜：你說什麼？

警察：我看到書上的血。

美靜：（停止哭泣，緊張）那是我的血啦！我不小心割傷自己。

警察：妳還好嗎？（想伸手安慰，遲疑片刻又放下手）

美靜：我該回去了。

警察：（雙手環抱在胸前）還早吧！

美靜：天這麼黑，夜這麼深，我怕他…我怕會發生什麼意外。

警察：我在這裡，有什麼意外好發生啊？

美靜：你好像保護小雞的母雞。

警察：（得意狀）說說這本書的故事！

美靜：你為什麼回到戲院？

警察：我來這裡是因為妳，你們戲院的燈亮著（左右四顧，放低聲量）不，是爲了今天下午我們捉到的殺人犯給逃跑了。

美靜：您懷疑他會回到戲院來嗎？

警察：沒錯！根據犯罪心理學的研究，罪犯常常會重回犯罪地點。我還要補充一點，他們也會在被逮捕的地方重新出現。

美靜：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警察：（驚訝）妳跟你們經理想法還真一致。

美靜：這是常識吧！我真的該走了。

警察：妳既然回來這裡找書，我想問問妳有沒有發現什麼我用得著的東西？

美靜：東西？

警察：我是說證據。歹徒來過這裡或許會留下什麼？（美靜緊張地四處觀看）

美靜&警察：啊！（兩人同時發現醫藥箱，美靜搶先一步拿起醫藥箱）

美靜：這是我剛剛擦藥用的。

警察：你傷在哪裡？要不要緊？（抓起美靜的手）

美靜：不要碰我，我不喜歡你。

警察：（不知所措的愣住）我沒有…我不是…

美靜：我不是故意的。你不是要聽（舉起書來）故事嗎？（看著書本快速沒有停頓地念起來）冬天的河水慢慢流動著，而現在取代潺潺水流的是乾涸的寧靜和停滯在沙島間的水廓；經炎夏酷熱燒烤的風吹拂，一樹的靜謐有著出汗的葉，安靜的鄉野有著打赤膊沈睡無夢的農夫。天氣悶熱，蚊蠅絕跡，大地像燒烤的爐子。乾瘦的畜群熬不過這般酷熱，夾著尾巴尋找鰐梨樹下的涼蔭。逐漸減少而乾枯的草地，吸引口渴的兔子和不出聲的蛇來找尋水源，而鳥兒幾乎飛不起來。

警察：沒有事件！

美靜：這只是故事的開頭。

警察：至少要有角色。事件是因為角色而產生的，如果要讓我對事件有興趣，就必須讓我對所有的角色有基本的概念。

美靜：說來話長。

警察：我有的是時間。

美靜：（微慍）我沒有時間，更何況我不想浪費你的時間，因為浪費你的時間就是浪費國家的錢，就是對不起全國的納稅義務人。

警察：（臉紅）你怎麼知道？

美靜：這是常識吧！我真的該走了。

阿江：（O.S.）讓她走吧！你要找的是我。

警察一手舉起槍，一手把美靜拉到身後，美靜則是顯露又喜悅又惶恐的表情。

警察：（回頭）你看，我說的沒錯！根據犯罪心理學的研究，罪犯常常會重回犯罪地點。我還要補充一點…

美靜：他們也會在被逮捕的地方重新出現。

阿江：（手上也拿著槍走進劇場）去你媽的犯罪心理學。簡直是狗屁不如，一無所知。

警察：你不要靠過來，我要開槍了。（警察因為緊張，一手拿槍，一手忍不住抓著美靜，好像挾持人質一般。）

阿江：哈哈！從來就沒看過警察要用人質來保命的。怕死，就放了我的小傻蛋，我留你一條生路。

警察：美靜，不，陳小姐，別怕，我保護妳。

美靜：你勒到我的脖子了。（趁警察一鬆手，跑到阿江的身後）

警察：陳小姐，妳怎麼自投羅網，他是殺人犯。

美靜：也許你們有什麼誤解，（走到兩人中間）有話好好說。

警察：危險啊！

阿江：（同時）閃開啊！

美靜：（面向阿江）告訴我，你究竟做了什麼好事？（轉向警察）告訴我，他究竟做了什麼壞事？

阿江：我從沒做過什麼好事。（警察開心地笑）也沒做過什麼壞事。

警察：還說沒有？從鍾小芳命案開始，一連串可怕的犯罪。

阿江：那種姦殺棄屍的窩囊事，我才不會幹，更何況，命案發生的時候，我才十歲，還沒加入集團。

美靜：我相信你。

警察：以前最壞的年輕人叫不良少年，就是頭髮長了點，褲子緊了點的人，警察隨時可以糾正他們，現在竟然殺人放火，還拿槍對著警察。

阿江：我只是要你別再纏著她。

警察：又是爲了女人，我是在辦案。

美靜：警察先生，我相信我們這個小鎮一向是很寧靜的，未來也是。他是外鄉人，他既然沒在這裡犯案，就讓他走吧！

阿江：我不會走了。

警察：我也不會讓你走。

警察衝上前，兩人扭打成一團，突然，砰，一聲槍響。警察被推倒在地上，阿江慢慢站起身來，美靜先是害怕，看到阿江，轉為笑臉，並趕忙跑到阿江身旁。

阿江：我不是壞人，也不是好人。但是我喜歡你姑姑說的：「像早春的櫻花，不能因爲預見此刻的豔美將會淒涼的凋零……（抱著肚子，鮮血流出，微笑著慢慢倒向地面。〈瓜地馬拉的女孩〉音樂響起，燈光漸暗。）

美靜：（哽咽的聲音）…就膽怯了而不願綻放。

~劇終~